

# 展望美國大選

孫德湘

美國大選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總統初選，這是各政黨內部爭取提名的競爭；第二階段是各政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以選出或提名各該黨參加未來大選的總統候選人；第三階段是總統競選期間。所以，第一、第二階段是政黨內部的競爭，是一種準備工作；第三階段才是真正的兩黨競爭，其成敗得失不僅關係政黨的前途，並對美國及整個世界均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現在，初選的激烈競爭與政黨大會的緊張場面已屬過去，準備工作也已告一段落，民主黨已提名前喬治亞州長卡特（Jimmy Carter），共和黨則提名現任總統福特（Gerald Ford）作為總統候選人，正式展開競爭活動。從卡特的獲得提名以及福特在提名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看來，這一次美國大選可能是一次很不平常的選舉。民主黨提名一個農民出身而來自美國南方的卡特，這可以說是奇兵突出；而共和黨的現任總統福特，其獲得黨內提名原是順理成章的，而中途竟險象環生，更是一種反常現象。此外，由於越南戰爭與水門事件影響，對政治與政客深表不滿的美國選民，他們的心理也很難以捉摸。他們似具有一種態度，要選擇一位他們心目中更堅強的領袖，尤其重要的是選擇一位他們所能信賴的人選。

民意測驗雖一直都看好卡特，但福特自獲得共和黨提名後，他的聲望已經回升，與卡特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中；由於選民的多變與不穩定性，究竟誰是未來的勝利者，至難斷定。正如卡特的競選事務負責人喬登（Hamilton Jordan）所說：「人們喜歡福特，他們認為他是一個誠實而心地善良的人；許多人認為，福特是一位堅強的總統。人們才開始認識卡特，他們喜歡他；他們認為他是一個誠實而心地善良的人；很多人已作了暫時性的判斷，卡特可能是一位更堅強的總統。我認為，選舉將視這一判斷而定，倘使這一判斷被證實（to be confirmed），卡特將可獲勝，倘使這一判斷被否定（to be withdrawn），則福特將可獲勝」。

## 雙方強弱優劣比較

美國的總統選舉是採取間接選舉制度，由全國各州分別以人口為比例所產生的代表，組成「選舉人團」（the electoral college），再由這一選舉人團來投票選舉總統。但選舉人團的組成份子「選舉人」（electors）受到憲法約束，不能任意投票，而必須支

持贏得其所代表的州的全民投票(Popular vote)的總統候選人。例如，福特只要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全民投票中較卡特多得一票，則加州依憲法所配的四十五張選舉人票(electoral votes)就統統歸福特所有，「選舉人」在投票時必須支持福特，無人可以例外。這是美國總統選舉制度的特色，它不以所獲全民投票的多寡來決定勝利，而以所獲選舉人票的多寡來決定勝利。至於「選舉人團」的組成人數，它與美國參眾兩院的組成人數相若，另加上「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的特定人數而組成。現在，美國共有五十個州，每州有參議員二人，共一百人；眾議員的人數，各州依其人口的多寡而異，並依其人口的增減而增減，目前美國眾院共有眾議員四百三十五人。所以，本屆「總統候選人團」的總數是「一百人加四百三十五人，另加哥倫比亞特區三人」，共計五百三十八人。因此，總統候選人必須贏得選舉人團半數以上的選舉人票，或至少必須贏得二百七十張選舉人票，始能當選總統。福特總統自獲得共和黨提名後，是以落後者或處於劣勢的情況下開始展開競選的。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勞動節(九月六日)以後所作的調查指出：①

(一)卡特在全國各州遙遙領先福特，倘使大選在此時舉行，卡特可獲壓倒勝利。

(二)就目前而言，卡特在二十七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領先，如以選舉人票計算，他可以獲得三百二十票，較當選所需的二百七十票尚多五十票。

(三)福特僅在十個州領先，共獲六十張選舉人票。

(四)其他十三個州(共一百五十八張選舉人票)的情況，由於雙方的差距很接近，難分高下。

(五)在選舉人票最多的十個大州，福特僅在其家鄉的密西根一州領先。

但，該調查同時指出，卡特的領先的幅度雖然很大，但卻是脆弱不穩的，福特有機會可以趕上，以彌補此一差距；在許多州中，卡特的領先為數很微，包括：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伊利諾州、及德克薩斯州等掌握大量選舉人票的大州在內，福特均有反敗為勝的可能。倘使福特在電視辯論表現良好，國內經濟繼續好轉，國外發生不可預見的事端，及宗教、墮胎、學童校車等問題激化，這均對福特有利，可以改變選民的觀感和態度。

卡特所以能在初選中壓倒黨內的競爭者，能在民主黨大會順利獲得提名，並能在總統競選中領先福特，分析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近數年來，正值「反華府」的態度(anti-Washington mood)瀰漫全國之際，卡特是從事國家政治的新人。

(二)自卡特贏得提名之後，民主黨是多年來最團結的時期。

(三)他獲得工會與黑人的大力支持。

(四)福特與雷根爭取共和黨提名的創傷，損及該黨在許多州的競選組織。

① 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

(四)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笑口常開，使人有親切及被關愛之感，沒有一般政客의 習氣。

此外，卡特是一個組織能力很強的人，知人善任。他的競選總部設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的殖民大廈二十四樓(Colony Square office Building, Atlanta City)，由喬登負責。他們已草擬相當完整的計劃，將集中努力於事前設定的二十個州，以各該州的選舉人票為基礎，包括：加州、依利諾州、密西根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及賓州等。卡氏的競選尚有「政策小組」(Issues Staff)的設置，由一位三十三歲的律師艾森斯塔(Stuart Eizenstat)主其事。該小組已準備了四十種政策報告(Position-papers)，其題目包括稅制改革以至政府改組等，樣樣俱全。為標明卡特的政治思想，艾氏將設法使「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情與關切和保守主義思想的謹慎與效率」連結起來。人們問他，這是不是「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艾氏答道，這是「卡特主義」(Carterism)。

至於福特總統，他一開始就遭遇人們所熟知的問題與困難：共和黨士氣低落，水門事件的遺害，民意顯示他不應赦免尼克森，他不是民選的總統，雷根對他領導才能的挑戰與攻擊，及一般對他擔任總統缺乏信心等。但，福特仍具有其現任總統的相當有利條件：作為現任總統，他可以掌握並製造事端，如向國會提出或否決驚人的法案；作重要的人事任免；控制或操縱新聞等。同時，福特很明顯地恢復了白宮的尊嚴與信譽，人們都認為他穩健、安全而且可靠。此外，雖則失業人數已從五月的七·三%增為八月的七·九%，但國家的經濟已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衰退中重新活躍起來；福特的「放任」策略(Go-easy tactics)，讓經濟去自行調整，相當成功。現在沒有美國子弟在海外從事戰鬥，也沒有人被徵召服役，全國具有幸福快樂之感，尤其是大多數的中產階級。

對付卡特，福特強調他自己的經驗與閱歷，也時常提到可被「信任」的重要。他指出，卡特缺少經驗，使人難以信賴。他說：卡特是他所知「最搖擺不定的人」(the biggest flip-flopper)。不僅如此，福特並強調，卡特鼓吹廣大公眾的恐懼與不安，這是因為他在外交方面沒有經驗所致。

福特又稱，卡特是隱藏的自由派(a concealed liberal)。他把卡氏與民主黨化大錢的政綱連在一起，舉出其選擇孟岱爾(Walter Mondale)作為競選伙伴證明，卡氏的內心是極左的(too far to the left)。福特總統亦將攻擊管得太多的民主黨國會(the do-too-much Democratic Congress)；並辯稱，他的五十六次否決，節省了納稅人的錢數以百億美元計。

目前，福特是處於落後者的地位，他的戰略將是建立起一項聯合的支持；卡特是居於領先者的地位，他的戰略則是保持他所獲的支持。卡特將攻擊福特的沒有決斷力，並強調他自己不僅是更好的理事者，而且更富於進取心。當參院一個委員會指控「醫藥補助計劃」(the medicaid program)的數十億美元舞弊案及其辦理無效時，卡氏懷疑，當這種事情發生時，總統究竟所作何事；他可能坐在白宮，担心恐懼，不敢領導，也不敢管理。

有人說，卡特的最危險的敵人可能是他自己：他的救世主義的宗旨(his almost messianic sense of purpose)，他的南方的平民主義思想(his Southern populism)，他的強迫式的服務精神，他的爭取當選的過份激烈慾望等等，可能導致他對太多的

人作太多的許諾；這樣，無形中變成了自由派的狂熱改革者（the ardent liberal reformer），這正是福特所指控的。

卡特也有一種答復任何複雜問題的傾向，有時他的立場不免左右不定或前後矛盾。例如，他對把糧食賣給蘇俄應否實施「禁運」，就先後採取過三種不同的立場。他最後的立場是，不實施禁運，除非國家糧食短缺，或其他緊急情況需要如此作。因此，福特的競選負責人貝克（James Baker）就替卡氏的這一性格編造了一個新名詞「搖擺不定」（Wafability）<sup>②</sup>。

因此，卡特的出身、背景及其性向造成了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他在許多地區的支持是不穩的。即使他在民主黨大會獲得提名勝利時，據哈里斯調查指出，他所調查的民主黨人談到卡特時，把他好像當作局外人看待，他們沒有歡呼「我們的人勝了」的表示，實在看不出人們真正的熱情。所以，一位卡特左右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除非能把我們所獲的軟弱支持穩固起來，否則我們將遭遇困難」<sup>③</sup>。

## 地區性的形勢與地位

美國是一個聯邦組織的國家，地區性的習尚與性向很強烈。一個人在南方的聲望很高，在北方他可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現在，試將卡特與福特二人在全國各個地區的形勢與地位作一估計，或可對未來的美國大選，有進一步的認識：

南方：南方是卡特的家鄉，也是他政治生涯的發祥地。蓋洛普民意調查證實卡特的樂觀，他在這一地區以64%對28%領先福特。福特總統在兩個他所希望獲勝的大州，面臨很大的劣勢：在德克薩斯州，就在此次初選，投給卡特的選票較福特與雷根二人所獲選票的總和多二點五倍；在佛羅里達州，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比較是二點五比一。福特總統在南方的另一問題是：南方的共和黨是堅決支持雷根的，很多人對共和黨大會的憤恨仍不能平息。

中西部（Midwest）：這裏是福特總統的家鄉，他在這一地區的力量比較強大，但也沒有一定的把握。依利諾州是福特與卡特雙方實力難分高下的一州，民主黨很有影響力的芝加哥市長戴來（Richard Daley）和芝加哥的黑人是卡特的兩大支柱，此正與支持福特的郊區及該州下方的保守派勢力旗鼓相當。總統的家鄉密西根州的情形亦復如此，地方的榮譽是否能克服對經濟衰退的不滿，還很難說。肯薩斯州是福特的副總統候選人杜爾（Robert Dole）的故鄉，該州似對福特是安全的；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孟岱爾（Walker Mondale）的故鄉明尼蘇達州，對卡特也是一樣。福特應當可以取得那不拉斯加州，但依阿華州及南、北達哥太二州則仍在未定之天。共和黨也許可以出奇制勝，以取得通常屬於自由派的威斯康辛州。

東北部（Northeast）：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地區，它是美國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以目前情況衡量，卡特在這一地區領

② 時代週刊，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

③ 同②。



先；倘使他在此出了差錯，福特有希望可以在紐約州、賓州、及新澤西州等具有大量選舉人票的大州得手，但也不很容易。據一位高級民主黨人士解釋稱：「天主教問題對卡特是真的，許多工會人士對他仍有所保留。對那些主教們，卡氏必須設法消除介蒂。人們並非反對他，但對他並不熱心」。新英格蘭一帶可說是平分秋色，福特在佛蒙特州、新罕普希州、及緬因州等上方地區領先；而麻州、康涅卡特州、及羅德島等人口密集的底層地帶似係卡特的天下。

西部 (The West)：這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區，許多新興工業均集中此一地區，尤其是國防工業。福特總統在這一地區的實力較全國任何其他地區為強，卡特初選時在這裏的表現不如理想。福特在保守的猶他州與阿達荷州領先，在奧拉岡州與哥羅拉多州相持不下，在華盛頓州則與卡特十分接近。受卡特所竭力拉攏的布朗 (Jerry Brown) 州長，為他的未來政治野心打基礎計，已答應大力幫助民主黨，以贏得這一選舉人票最多的加州 (四十五票)。民意調查者費爾得 (Mervin Field) 指出，目前卡特在這一地區領先福特約為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但警告稱，這一領先是不穩定的。

要之，在這一多變性的情況下，許多關鍵性的州的得失，將視雙方在電視辯論的表現而定。

## 電視辯論：重大問題的基本立場

福特總統在贏得共和黨大會的提名後，即於八月十九日發表一篇相當動人的接受提名演說。在這一演說中，這位現任的美國總統，意興昂揚並非常激動地向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卡特發出挑戰稱：「今年的問題都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已準備並熱切期待，要在全體美國人民的面前，就那些真正重大的問題，與卡特作面對面的辯論。美國人民有權首先確切知道，我們二人的立場」④。卡特於獲知此一挑戰後，立即表示樂意接受，因此，這一轟動美國及全世界的電視大辯論，就這樣確定了。這是自一九六〇年尼克森與甘迺迪辯論以來的第一次，其實，當時尼克森是以副總統的身份，與甘迺迪展開辯論；現在，福特是以現任總統身份與對方展開辯論，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現在，聯邦選舉委員會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已授權「婦女選民聯合會」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來主辦此事，並核定以十五萬美元來購買電視時間，但禁止私人捐獻，以保持公正。

經雙方商定，共舉行三次辯論，每次九十分鐘：第一次定九月二十三日在費城 (Philadelphia) 舉行，主題是內政與經濟問題；第二次定十月六日在舊金山舉行，主題是外交與國防；第三次定十月二十二日舉行，辯論不受限制，地點未定。另一次則是由兩黨的副總統候選人進行辯論，定十月十五日舉行，地點未定。

前密尼蘇達州參議員麥卡錫 (Eugene McCarthy)，以自由的獨立派參加總統競選；前喬治亞州長麥多克斯 (Lester Maddox) 則已由美國獨立黨 (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 提名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他們二人威脅着要採取法律行動，來終止這一

④ 美國新聞及世局報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

電視辯論；他們辯稱，把他們排除辯論之外是一種歧視。這是此次美國大選大辯論前夕的一項插曲。<sup>⑤</sup>

根據兩大政黨的政綱、兩位候選人的接受提名演說，及其在競選期間先後所發表的主張和意見，試將卡特與福特二人對若干重大問題的基本立場，也可能是他們要在電視辯論中加以強調的基本立場，歸納如下：

經濟：關於此一重要的政策性問題，兩者在對付「通貨膨脹」與「失業」這兩個糾纏在一起的問題的基本立場，早就具有不同的主張與看法。彼此都承認，有同時處理此二問題的必要性，但卡特認為，應優先增加就業，減少失業；而福特認為，應首先控制通貨膨脹。

務農從商出身的卡特雖擁護自由企業制度，但在財經會計方面似較多數民主黨政客更為保守；他主張在經濟方面較福特政府要作更多的積極干預（to intervene more actively）。卡氏似支持有限的「職業補貼」計劃（limited job-subsidy programs），政府化更多的錢，放鬆銀根；一旦通貨膨脹脫出常軌，他主張管制工資與物價。在此（第一）次電視辯論中，卡氏指控，現在失業人數較三個月前增加了五十萬人；自福特執政二年來，失業率增加了50%，失業人數共增加了二百五十萬人。卡氏強調：「我們無法終止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inflationary spiral），我們也無法獲得平衡的預算（a balanced budget），除非我們能使大量失業的人重返工作崗位」。<sup>⑥</sup>

福特辯稱，過去十七個月，政府已增加了四百萬人就業；全國現在共有八千八百萬人就業，是有史以來的最高就業人數。福特指出：「我不信卡特對這一問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倘使依照他的說法，政府每年將要增加一百億到三百億美元的支出，如此，勢非增稅不可，並刺激通貨膨脹」。他強調，總統不能替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情，總統應對人人一律公平看待。<sup>⑦</sup>

總括看來，這次辯論的主要論據還是脫不了兩黨近五十年來經濟思想的傳統路線：共和黨主張自力更生及減稅；民主黨則主張政府應作更多的積極工作，以幫助窮人及弱者。

至於辯論的勝負，由於雙方太過謹慎及準備的資料太多，都沒有生動精彩的表現，反而使人感覺厭煩沉悶；但據美聯社調查顯示：三四·四%認為福特勝利，三一·八%認為卡特勝利；「羅普調查」（Burn Roper Organization）指出：三九%認為福特表現良好，三一%認為卡特表現良好；紐約時報社論則認為，這次辯論沒有誰勝誰敗，只是一次開始。<sup>⑧</sup>

外交政策：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主题不是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基本差異所在。季辛吉也這樣說，卡特外交政策的想法與他和福特的想法，大致相同。但在技術與作法上，有三點主要的不同：

⑤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⑥ 同⑤，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⑦ 同⑤。

⑧ 同⑤。

(一)卡特主張公開外交，反對季辛吉的祕密個人外交。

(二)他將給予「對外的經濟政策」(foreign economic policy)更大的重視。卡氏曾經說過：「我將不單以糧食，而以全面停止貿易，來對付蘇俄」。

(三)他將不以「與共黨國家的交涉接觸」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優先，而對美國傳統的盟國寄以更大的重視，尤其是西歐及日本。卡氏強調，美國應與蘇俄作更認真更直率的交涉或談判，要求對方作更多的讓步。

關於南部非洲：卡特與福特均主張，美國應施壓力使羅德西亞(Rhodesia)走向多數(黑人)統治，並促使南非放棄種族歧視(apartheid)政策。

關於中東：兩者均希望，美國應與所有有關方面合作，使中東問題獲得徹底解決。季辛吉已同意，他過去所使用的「一步一步」解決辦法(a step-by-step technique)已不適用；卡特則進一步表示，在問題未解決前，他將無限期提供以色列軍經援助。兩者均接受一種看法，以色列應放棄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所取得的領土，以換取對其安全的某種國際保證。

關於對華政策：兩者均曾表示，在不犧牲中華民國利益的前提下，美國應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卡特一度表示，可以做照日本方式，但沒有時間表；後來他又表明對於中華民國的完全、獨立和完整(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必須獲得確切的保證，否則他將不準備捨棄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關係。福特則接受雷根派的意見，在共和黨政綱載明，美國將履行對我承諾，包括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內。

國防：卡特指出，五角大廈是華府最浪費的機構，管理技術的改善應可節省其經費的5%到7%，而不損及國家的安全。他主張可在與蘇俄「粗略相等」(rough equivalency)的基礎上，保持美國的全面軍事力量，但在軍隊的組成方面作某種改變。卡氏將取消耗資二百十億美元製造「B-1轟炸機」的計劃，而維持超音速飛機的研究發展計劃。他主張把舊有的「B-52s重轟炸機」改裝新的長程巡航飛彈(cruise missiles)，建造更多的海軍艦隻，但着重於小型的驅逐艦，而不是航空母艦及巡洋艦。他並主張，可能要減少美國的海外駐軍。

福特則堅決支持「B-1轟炸機」計劃，反對撤回美國海外駐軍，並警告卡氏削減國防預算的禍害。福特總統在九月初旬的一次國民軍大會(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Guard Association)上說：「削減美國國防預算不是保障和平的最好方法，而是破壞和平的最好方法」。

龐大的政府組織：福特總統強調，他的多次「否決」是對抗聯邦政府的擴大及打擊通貨膨脹的增加。他支持共和黨的傳統立場，政府對人民的事情管得愈少愈好。卡特則要使聯邦政府的各種計劃，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在內，更有效率，更富同情(compassionate)。同情是他所喜愛的政治用語。卡氏鄭重保證，他進入白宮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華府政府機關的雜亂情況，把一千九百

個聯邦機構減為二百個；但如何去完成，則沒有細說。

**種族問題：**二人都反對校車強迫接送學生（forced busing），但不贊成修改憲法予以禁止。他們都表示，將支持法庭對個別案件的裁決；但福特曾指出，有些聯邦法官對「黑白合校」計劃做得太過份，尤其是波士頓。福特曾向國會提出計劃，在那些有問題的學區把校車限為三年至五年，設法以善意與信心來推行合校計劃。卡特則主張校車接送自願方式（voluntary busing），他認為，少數民族的權利可使他們的代表參加學校行政決策，以獲得保障。

**社會福利：**兩人都主張要改革雜亂無章，不公平及無效率的社會福利制度。福特主要是建議作程序或方式的改變（procedural change），以抽緊此一搖擺不定的機構。卡特則主張刷新整個制度，把此一責任從城市收回，統歸聯邦及州政府辦理。去年，單單紐約市一處就付出社會福利金七億美元之巨，足見問題的嚴重。

## 結論

此次美國大選，在總統初選期間，各方一致看好卡特，認為他一定是十一月總統選舉的勝利者。但，自從福特終於贏得共和黨提名之後，尤其自第一次電視辯論之後，情形有了很大的變化，福特的聲望突然回升，而且回升得很快；這並不是說福特已經轉敗為勝，而是指未來的選舉將是一場激烈艱苦的競爭，卡特不能像從前這樣樂觀了。其所以發生變化的原因：

(一) 卡特是一新面孔，在早期競選，他是民主黨的候選人中，唯一不是來自華府的人。他強調愛上帝、愛家庭、愛國家，其他候選人都沒有這樣說。卡氏可能是第一個南方人參預國家政治，提倡種族調和，而不是鼓吹種族緊張或仇恨。

(二) 最重要的是卡氏的突起，其中具有傳奇性的成份。他作為總統的角逐者，像火箭一般地上升，把握了人們的幻想，挑起了人們的好奇，搶盡了新聞與電視鏡頭，極具戲劇化的色彩。致使他成功再成功，勝利又勝利。

(三) 但，到了某一定程度，美國民衆仍對他一無所知。因此，當把國家的命運寄托於這樣一位領袖的情況愈來愈明顯時，躊躇不前的情形發生了。這是卡氏在初選後期遭遇挫折，及在初選結束後聲望低落的原因。

(四) 福特則正呈現相反的情況，這是一種由熟知而產生的情況。他的口才及其走路蹣跚不穩曾經成為全國的笑談；他的競選策略，像他的能源和國防政策一樣，在其與雷根爭取提名時，在衆目睽睽之下改動變更。但，當緊要關頭來臨時，却襯托出了他的優點，無論如何，福特並未造成災害。即使有上有下，他的政策並未妨礙經濟復原及恢復和平。福特的接受提名演說可能是他從政以來的最佳者，他要求與卡特展開辯論的聲音理直氣壯。因此，他在國家與民意投票的地位突然增高。

種種情況顯示，每一候選人並未在民意方面建立起穩固的基礎。單憑好奇是不够的，許多人似仍在等待觀望。因此，電視辯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似已成爲人們衡量二位競爭者的主要方法。它似已操縱美國此次大選，可能較一九六〇年尼克森與甘迺迪的辯論更具決定性。